

小説・秒速5センチメートル  
秒速5厘米

新海誠

小説・秒速5センチメートル

# 秒速5厘米

Makoto Shinkai

新海 诚

季丽晔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秒速5厘米:10周年纪念版/(日)新海诚著;  
季丽晔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327-7441-8

I. ①秒… II. ①新… ②季… III. ①短篇小说—  
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9826号

© Makoto Shinkai/CoMix Wave Films 2007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7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图字:09-2012-795号

秒速五厘米(10周年纪念版)

[日]新海诚 著 季丽晔 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插页 10 字数 60,000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7441-8/I·4537

定价:12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37910000

目  
录

第一章 樱花抄

第二章 宇航员

第三章 秒速5厘米

后  
记

177 107 051 001

第一章  
樱花抄



“看，真像雪花一样啊。”明里这样说道。

时光倒转回十七年前，我和明里刚刚升入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放学后的我们背着双肩书包走在林荫小道上。正值春季，树林里有成片望不到尽头的樱花树，枝头开满如云的花朵。飘落下来的花瓣在空气中悄无声息地飞舞，坠落在我们脚下的柏油路面上，像是给路面染上了一层白色。空气暖洋洋的，万里晴空呈现出淡淡的湖蓝色，宛如蓝色的水彩颜料溶在水里时那种清澈空灵的色泽。不远处就是公路干线和小田快车道，但是那边的喧嚣丝毫没有传到我们这边，围绕在

我们四周的只有鸟儿们欢迎春姑娘到来的婉转啼叫声。这里除了我和明里两人再没有任何人了。

这番春光明媚的景象宛若图画一般美好。

是的，至少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情景就仿佛一幅图画，又好似一段影像。每当我打开记忆的闸门，我总是置身在景象之外，从稍远的地方凝望着这个记忆片段。画面里是刚满十一岁的少年，以及与他身高相差无几的同岁少女。在那个充满明媚春光的世界，他们理所当然地出现在那里。无论何时，映入我眼帘的都是少年和少女的背影，而且总是少女先一步向前奔跑起来。直至今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瞬间掠过少年心头的淡淡孤寂，即便已然长大成人的我回忆起那一幕，依旧会陷入感伤的情绪之中。

就是在那个时候，明里望着纷纷扬扬飘落的樱花瓣，说真像漫天飞舞的雪花啊。可是，我却觉得不像，在当时的我看来，樱花就是樱花，雪就是雪。

“看，真像雪花一样啊。”

“噢？像吗……”



“嗯，好吧。”明里淡淡地说道，旋即快步向前走了两步，倏地转回身来，她那栗色的发丝在碧蓝的天空下闪耀着光泽。忽然，她又开口说出谜语一般的语句。

“你知道秒速五厘米吗？”

“那是什么？”

“你觉得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你稍微想一下嘛，贵树。”

即使明里这样要求了，我还是想不出答案，于是我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真的不明白。

“是樱花花瓣飘落的速度哦！秒速五厘米。”

秒速五厘米，听起来好玄妙啊，我在内心里暗暗感叹。

“哦，明里，你连这个都知道啊。”

明里欢畅地笑起来。

“我还知道更多呢。雨滴的速度是秒速五米，云是秒速一厘米。”

“云？你是说天上的云朵吗？”

“嗯，天上的云朵。”

“云也会落下来吗？不是在天上飘着吗？”

“云也会落下来的，并不是飘在天上。云是小雨滴汇聚而成的，因为体积很大，距离又远，所以看起来像是飘在空中。云的颗粒一边缓慢地向下坠落一边逐渐变大，最后变成雨水或雪花，降落到地面上。”

“……噢。”我情不自禁地感叹一声，抬头眺望天空，然后又转过头来看看樱花树。明里用银铃般的清脆嗓音欢快地说这些给我听，让我觉得这就是宇宙万物的真理。

秒速五厘米。

“……噢。”明里调皮地学着我刚才的口吻，然后突然向前跑去。

“啊，等等我，明里！”我慌忙追上前去。

在那段时光里，我们经常在回家的路上交流从书本和电视上学到的自认为很重要的知识。比如花瓣飘落的速度、宇宙的年龄、银的熔点之类的。我们就像准备冬眠的松鼠拼命储存橡

子那样，也像即将出海的航海家努力记住星座的方位一样，不断地收集散落在世界之中的各式各样的闪亮断片。我们把这些断片看作今后人生旅途里必不可少的知识而认真学习着。

是的，那时的我和明里真的知道好多好多的知识。不但知道每个季节星座的位置，还知道在什么方位什么时间可以看到木星，为什么天空的颜色是蓝色，地球上一年四季更替的原因。除此以外，我们甚至知道尼安德特人<sup>1</sup>灭绝的时期，寒武纪里消失的物种的名称。对于遥远广袤时空里的一切事物，我们都怀有强烈的憧憬。尽管现在大部分都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我仍然记得当时自己是清楚地记得这些知识的。

## 2

从初遇明里直至与她分开，只有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

---

<sup>1</sup> 尼安德特人 (Homo neanderthalensis)，简称尼人，常作为人类进化史中间阶段的代表性居群的通称。因 1856 年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河谷的人类化石而得名。尼安德特人是现代欧洲人祖先的近亲，从 20 万年前开始，他们统治着整个欧洲和亚洲西部，但在 2.8 万年前，这些古人类却消失了。

三年时光。我和她的境遇非常相似，都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而辗转各地。小学三年级时，我从长野转学到东京，四年级时明里从静冈转到我的班级。转学第一天，站在黑板前的她身体僵硬、表情紧张的模样，至今仍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那个长发披肩的少女身着淡粉色的连衣裙，双手紧握在身前，从教室窗户射进来的低低的春日阳光，将她肩部以下的身体蒙上一层金光，又将肩部以上笼罩在阴影之中。她由于羞怯而两颊酡红、双唇紧抿，睁得大大的眼眸紧盯着面前的一点。一年前的自己肯定也是和她一样的表情，我这样想着，情不自禁对她产生了亲近感，因此当初是我主动过去和她搭话的，就这样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在世田谷长大的同班同学看起来就像小大人，车站前太过拥挤让人透不过气来，自来水的味道相当难喝，能和我分享这些亲身体会的朋友只有明里一人。我们两人那时候都身材矮小，体弱多病，体育课让我们很伤脑筋。比起操场，我俩更喜欢在图书馆里消磨时光，与其和很多人一起在操场上嬉闹，倒不如两个人悠闲地聊天或者静静地读书更加舒服。

当时我住在父亲工作的银行提供的职员公寓里，明里家也是公司的职工住宅，我俩放学回家有一段路是相同的，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将对方看作最重要的伙伴，休息和放学后的大多数时间都一起度过。

由于我们经常形影不离，理所当然地就成为同学捉弄的对象。现在回头想想，当时同学的所作所为也不是非常出格的事情，但当时自己还不能灵活应对这些捉弄，所以遭受了一次又一次深深的伤害。我和明里在当时那种处境中，愈发依赖对方。

有一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午休时，从厕所回教室的我看到明里孤零零地站在黑板前。黑板上画着两个人同撑一把伞的图画，还写着我和明里的名字（现在想想其实是很常见的恶作剧）。同学们围在远处窃窃私语，看着呆立不动的明里。她肯定是想制止同学的恶作剧或者想擦掉黑板上的画，所以来到黑板前，可是由于太过难为情而停止了举动。看到明里尴尬的样子，我不由怒火中烧，一言不发地走进教室，抓起黑板擦胡乱擦掉黑板上的画，然后不受大脑控制般一把

拉住明里的手，带着她跑出教室。身后爆发出同学们大声的哄笑，我们却恍若没有听见一般继续向前跑着，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竟然做出了如此大胆的行为。明里的手软绵绵的，柔软的触感令我的心怦怦乱跳，头也晕乎乎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再无任何畏惧，今后不管遭遇怎样令人不快的事情——肯定会遇到很多，譬如转校、考试、陌生的地方和不熟悉的人——但是只要明里陪在我的身边，我就能忍受所有这一切。虽然当时这种幼稚的情感还称不上是恋爱，但我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喜欢明里，而且也感觉到明里也怀有和我一样的感情。从我们紧握的双手和奔跑的脚步中，我越来越确信这一点，我强烈地感觉到只要我们拥有彼此，不管前路如何崎岖，都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恐惧。

和明里共同度过的三年里，这种想法非但没有减退，反而更加坚定。我们决心一起报考离家稍远的一所私立中学，于是两个人一起认真学习，相处的时间也更多了。

也许我们都是心理早熟的孩子，沉浸在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世界里，同时把这段时光看作即将到来的崭新中学生活

的准备期。等到我们脱离无法和他人融合的小学时代，与其他同学一起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时，迎接我们的将会是更加广阔的天地。升入初中之后，我们之间朦胧的情感也会变得更加明确吧，我期待总有一天我们会对彼此表明心迹，说出“我喜欢你”这句话。到那时，我与周围的距离以及与明里的距离，一定会变得更加合适，今后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也会得到更多的自由。

现在回忆起来，那个时候我们拼命交换知识，也许就是因为彼此都有迟早会失去对方的预感吧。虽然我们相互吸引，期盼着能够永远在一起，但是我们都隐隐感到这是不能实现的奢望。这种预感可能是来自经常转学的经历吧，我们害怕总有一天会失去最重要的伙伴，于是拼命地与对方产生交集，留下记忆的断片。

最终，我和明里升入了不同的中学，小学六年级的一个冬夜，明里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

我和明里平时很少通电话，在那么晚的时候（晚上九点左右，对于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们来说已经很晚了）打来的

电话更是少见。所以当妈妈告诉我是明里打来的，并把电话子机的话筒递给我的时候，我忽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贵树，对不起。”电话那端传来明里细小的声音。接下去传来的话让我难以置信，因为是最不愿意听到的。

“我们不能上同一所中学了……”明里在电话里这么说道，“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春假的时候会搬家到北关东的一个小镇上……”明里的声音控制不住地颤抖，似乎马上就要哭出声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身体一下子炽热起来，头脑里却突然变得冰冷。明里究竟在说什么，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话，我根本无法理解。

“呃……那，西中怎么办呢？好不容易考上的啊。”我费力地挤出这样一句话。

“我会转学到栃木公立中学……对不起。”

电话听筒里传来汽车来来往往的声音，明里是在公用电话亭里给我打来的电话。我虽然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可是指尖却好像能够感受到电话亭里的寒冷空气。我在榻榻米上蹲下身子抱住自己的膝盖，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明里，可是必



须得说点什么。

“不，明里你不需要道歉……只是……”

“我和爸妈说想借住在葛饰的姑妈家，去西中上学，可是爸妈说我还太小，不允许……”

我能够听到明里在拼命压抑自己的呜咽声。那一瞬间，我突然不想再听下去了，于是语气强硬地打断了明里的话。

“……我知道了！”脱口而出的同时，我听到明里因为震惊而轻微的吸气声，可是我已经无法阻止自己说下去了。

“够了！”我硬邦邦地说，“够了……”我又重复了一遍，竭尽全力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为什么……为什么事情总会变成这样。

十秒钟的沉默之后，明里哽咽着艰难地说出“对不起”三个字。我蹲在地上把听筒紧紧地按在耳朵上，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话语已经刺伤了明里的心，却没有什麼办法，那时的我还没有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结束了和明里最后一次伤心的通话之后，我仍然蹲在地上保持着抱膝的姿势，很久，很久……